

PB 聚會（台南場）紀錄

時間：2016/08/01 14:00~17:00

講者：Jonathan Fox & Veronica Needa

翻譯：曾靖雯

記錄：陳怡甄

地點：台南 Masa Loft 咖啡廳

以下以 J 簡稱 Jonathan，V 簡稱 Veronica，PB 為 Playback（一人一故事劇場）簡稱。

J：其實 PB 的創辦人不只我一個，在場每一位夥伴都是創辦人，因為在每個領域都有不同的發展和耕耘，歡迎各位朋友分享自身應用 PB 的經歷。

J：哈囉！大家好～我很高興來到台南，首先，謝謝你們對 PB 有興趣，今天不會有任何演講（笑），我比較有興趣大家做了哪些事，歡迎來問我問題。

V：很高興回到台南，也很感動今天有這麼多年輕的面孔在這裡，我一直深信 PB 是為了更好的未來，很慶幸有這麼多年輕血液加入。大家可以先自我介紹，來自哪個團隊、在做什麼？

→南飛：成立九年，每週團練一次兩小時，大約十人一起工作，約三個月一次工作坊，服務對象包括親子、學生、社福機構，一年一次售票演出。

→新營：成立四年，我們大約團練每週一次，因為附屬在社區大學中，所以服務對象包含新移民和其孩子，也關心社區議題（營造、拆遷）。

→高雄：平常練習約有 20~30 位，每兩個禮拜一次團練，成立八年，工作方式包含外聘講師、資深夥伴教資遣夥伴、對外演出（對象：主要是學生，大多是國小學生，也有國高中至大學，還有社區志工、心輔人員），前幾年八八風災時有舉行服務計劃，因此有機會進入社區服務。

→微光譜：今年二月才成團，從民眾劇場的課程集結夥伴，目前有三場公開演出，分別是政大書城的政治場、教會的教育場以及學校為學生的演出。每週聚會一次。

→飛飛：團員主要是媽媽，尚未以團隊方式演出，大多在跟自己工作，第一次因為經濟關係解散，第二次解散是因為還沒準備好面對觀眾。演出對象是小學生，通常是沒有任何形式的情況下演出，目前嘗試用兒童戲劇但是 PB 的形式演出，練習中。

→永康：成立四年，原是附屬於社區大學，團員多是社區媽媽，後來因為人員流失，所以進入學校招募志工媽媽。演出對象：社區、國小、銀髮族，準備挑戰國中以上。因為是志工媽媽，所以表演形式偏向兒童。

→其他：

1. 在屏東文化資產相關業務服務的人員，推廣過程中遇到一些「單一」的問題：同一批群眾、極度狂熱的民眾（很多是學校老師、剛畢業的學生），遇不到新的夥伴，一直在熟面孔中打轉。目前還沒有具體成效，因為沒有實際立案的組織。希望能透由今天的對談瞭解 PB 如何結合文化資產工作、如何說服官方政府撥預算給這種無法見到立即有成效的活動上。
2. 社工，社區工作者，看到屏東的劇場是為了演戲而演戲，學社區劇場是學習帶領社區工作的技巧，不是在於成立劇團。在社區中碰到的問題：肢體碰觸，尤其在鄉下的團體中，異性的互動中是有難度的。最常做的是家庭暴力宣導的戲劇，大多是社工寫劇本、他們演，進展到跟社區人討論實際狀況寫劇本。

3. 影響新劇場的團長：2000年第一次接觸PB，出國念書後大多接觸是被壓迫者劇場，第二次使用PB工作是在監獄，跟重刑犯、年輕人工作，影響新劇團目前大多服務青少年、年輕人，透過戲劇啟發動能，進而建立廣闊視野。

J：聽到大家應用PB的方式覺得有趣，PB是很彈性的，這是它的優勢，但有時反而因此很難被理解和接受。我有一兩個問題，希望聽到大家的看法，剛剛聽到很多媽媽做PB，好奇媽媽們一開始怎麼接觸PB的？

答：一開始是社區大學開PB課，本來看名字也覺得莫名其妙，講師請南飛嚙事來演出，我們從來沒有看這樣的表演形式，所以決定要留下來學習；我們大部份的時間都在接觸孩子，看到孩子對戲劇的反應，覺得戲劇對生活中教育孩子很有幫助；同時，媽媽們的生活其實有些苦悶，藉由PB團練相聚時可以聊教育問題、新聞、八卦，把這些事當故事來表演，會讓我們反省自己教育孩子的方式有沒有錯，靖雯也曾經來社區為孩子開課，媽媽們看到老師和孩子的互動，發現孩子即使過了三、四年都還記得當初這些事，所以深深著迷，現在積極招募志工媽媽加入劇團，覺得PB有助於促進親子關係，也願意繼續來團練、學習。

J：父母可以為自己的孩子做PB是很好的事情，老師能為自己的學生演出PB也是很棒的事情，因此，想請問教師團，團練時30人要怎麼讓大家都有機會說故事？

答：20~30人有時練習時分兩組，分不同批的人做演員和觀眾，最主要能訓練大家當演員、樂師、主持人，若想當分享者，則是要爭取；若自己沒有故事就聽大家說，團練重點放在學習當演員這個部份。

J：聽起來是有好的組織運作，但是團員如果沒有機會說自己的故事，其實不容易當一個好演員。因為在PB中有時會聽到深沉的故事，若遇到深沉的故事，但平時團練卻沒有分享過自己沉重的故事，其實很難表現出故事的重量。

剛剛聽到不少團隊都會請講師來上課，我想表達的是PB的創始人不只我和我老婆，是第一批一起玩的夥伴，所以當時我們沒有老師，是靠自己摸索、去玩、去看什麼方法會成功，我們從彼此身上學習，以前我認為訓練沒有那麼重要，後來我改變了我的想法，因為PB有很大的影響力，所以我們不能犯錯，如果能邀請講師來提升自己的能力，避免犯錯是好的事情，我佩服你們找老師來一起工作，而講師也會自己去找老師學習，這樣一來更可以幫助大家減少犯錯的機會。

※ PB是很彈性的，現在我想要說明做PB的四種動機/目的：

1. 療癒的功效（自我成長）：最初，做PB需要的是得到自我療癒，好好說故事，好好哭一場，若劇團存在是為了彼此療癒，那進入社區演出就不是那麼必要，不一定要做演出，不一定要想去為誰強烈發聲，重點在於聆聽彼此，然後成長，像是剛剛聽到有團隊會處理家暴議題，可以藉由PB讓受暴婦女可以有機會說自己的故事、被聆聽然後療癒，這樣的連結讓大家變得緊密、親密。一旦開始為了小孩演出，就進入第二個目的。
2. 教育的目的：幫助孩子學習、建立同理心，教育目的有很多面向，當把PB放在教育面向時，會需要訂立一個目標，然後調整PB的方式來達成目的。
3. 文化行動的目的：比方說處理性別議題，聽到別人分享身份認同的故事，透過別人的故事知道他怎麼樣做自我身份認同，在這個狀況下是在瞭解別人怎麼思考，而不是自我療癒。珍惜傳統文化、文化資產，可以讓不同的人當分享者，其他人學習聆聽。
4. 創造對話：讓別的社群瞭解另個社群的聲音，像是年輕人都不聽老人說話，也許可以把這兩個族群放在同一個劇場裡，讓兩邊互相說故事，聽見彼此的聲音，然後專心聆聽。如果可以讓小孩在PB劇場中聽到父母分享自己的故事，這是很美妙的事。

→ 如果可以更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目的是哪個面向，會更有幫助。

問：若我們的目的是第三或第四個，是否一定要先說自己的故事，還是就直接聽大家的故事？

J：我不認為一定要說自己的故事。剛剛有聽到為新移民的族群演出，新移民的議題在全世界都是，若 PB 是為了讓新移民有說故事的空間，那麼療癒才是真正目的。

問：剛剛說第一個目的是療癒，是自我成長還是治療？

J：好問題，我認同治療和自我成長是兩件事沒錯，但是它們是有關的，像光譜一樣，舉例來說，媽媽團她們聚會是為了讓彼此找到安定感這就是一種療癒。

V：「療癒」，是一個新名詞，但是談的是一個很古老的狀態，治療是一個治療師面對一位個案來做醫療行為，但是 PB 面對的是一個群體，只能說是有療效的，不能說是治療。

問：不同地區的團隊，會打著 PB 的名號營利，主打 PB 能治療，創始人如何看待這個現象？

J：用 PB 賺錢是 OK 的，但它的目的必須是有道德的，的確有人會用 PB 做不道德的事，舉例，PB 去公司企業演出賺錢，通常目的是教育性質，但有些老闆會要求劇團所有演出的故事都必須是正面的，或是不希望演出某些議題的故事，我想強調，PB 中的故事不能事先被規劃好，如果業主態度如此強硬，那麼劇團就應該要拒絕演出邀約。另一方面，如果任何治療者想用 PB 來工作，都應該有這樣的道德標準。剛剛聽到影響新劇團藉由 PB 試圖讓年輕人產生動能，學習演戲，這和 PB 的目的是完全相反，但是這是可以的，利用一些 PB 的技巧來完成這項目的。

關於倫理問題，Anita 教授在班上教 PB，成立的劇團是屬於大學的，雖然老師名義上是劇團的領導人，但因為太忙，劇團基本上靠學生自己運作，他們在社區演出，社區很喜歡他們演出，理由是他們來演是不用錢的，反正他們是大學生，所以學生有時候會碰到這種兩難的情況，學生真的準備好要去演出了嗎？而且責任的歸屬分得很清楚。這是個好劇團，但是中間就是有這些不確定的因素。

問：分享我的經驗，有些年輕的孩子很需要這樣的團體，學生表示：「老師，這是治療嗎？我覺得我們被治療了，我覺得我們好需要被治療」，老師答：「我們是療癒，不是治療。」我的專長是戲劇、表演，不能去牽涉到治療，這是需要醫學專業領域的東西。另外，通常第一個說故事的人，都不是班上常說話的那個人，這讓同學發現原來他是會說話的，而且有很棒的故事可以分享，PB 就是會出現這樣的禮物，在提醒我們要非常小心地去使用它。

J：我有個學生從孟加拉來學 PB，當學生學完後回到家鄉，使用 PB 幫助當地女性來說故事，在這個國家的女性生活通常是很艱困的。他在自家外面做 PB，開放性的演出，有女生分享被老公家暴的故事，而事實上男人們就在周圍看演出，這是非常危險的，因為不知道分享者的先生是否在場，她回家後會發生什麼事，所以如果演出團隊只是一直說來說故事啊！來分享吧！卻沒有考量這些事情的後果，是過於天真且不負責任的。

第二個例子，在某大學中，有位教授在課堂上開課教 PB，有個學生分享完故事後表示自己想要上台演出自己的故事，這位教授竟然就讓他上去演了！這就非常不一樣了，這完全不是 PB 了，因為界線不見了，誰知道這堂 40 分鐘的課還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，所以我們可以說，做 PB 有非常多不同犯錯的方式。

J: 當初的八八風災，我在遙遠的辦公室聽到有人在用 PB 做這樣的工作，我是非常感動的，這些社區的人受到風災的威脅，很多人是有創傷的，如果他們可以說出他們的故事，這會是一個很正面的經驗，但是同時犯錯的風險是很高的，所以我們要知道我們在做什麼，需要先有良好的組織工作，要有時間和金錢，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。即使到現在大家都還在學習，要怎麼接這樣的演出計劃，很高興聽見台灣有在做這樣的事情。

問：當初進入學校演出時，有輔導式老師問我們說，如果聽到有孩子說出被霸凌或家中遭逢變故的故事，你們劇團演完一場就走了，但是後續呢？孩子可能還是會繼續遭遇這樣的事情。劇團該如何回應？

J: 剛剛聽到有人分享用不受拘束的 PB 工作著，如果你們是在小團體做 PB 的話，要怎麼自由都可以，但若是公開演出，譬如有小孩分享上週媽媽過世了，我想給三個答案來回應：

1. 演員要知道怎麼去做演出，要知道怎麼演出對分享者和現場的孩子都是好的，這樣的故事出現不應該讓我們驚訝，這是生活的一部份，但是演員要用最溫和的方式演出，可以對老師說：「不用擔心，我們知道如何處理，我們會用最溫和的方式演出，不會太過於情緒化。」
2. 關於霸凌的例子：我們知道怎麼演出，但是我們還是無法處理後續，所以若是沒有跟學校老師或行政人員合作，那的確是無法處理這樣的問題，我們要知道什麼時候該拒絕接受這樣的故事。
3. 舉例：美國有紐奧良風災，我們在六個月後進入學校演出 PB，當時有老師特別跟我們說，有個女孩在這場風災中有非常慘重的經驗，在沒有食物和水的屋頂漂流了六天，但從未對我們說出這個經驗的感受，所以如果你們劇團能讓她說故事的話拜託請邀請她，演出當時，那個女孩的肢體是蜷縮的，整場演出都沒有分享這個故事，直到最後那個女孩舉起一根手指，主持人問：「妳的故事是什麼？」她說：「我有機會坐直升機耶！」在一開始，我們很後悔沒有讓她多講一點，但我們驚訝地發現，當時老師和學生都急需在這個慘澹的氣氛中獲得一點正面能量，而這女孩願意分享的故事，就是在說就算再怎麼慘，直升機都會來，她其實說出了大家都需要聽到的故事，儘管大家當時都希望她應該分享那個悲慘的故事。
→ 你可以相信分享者，會在適當的時候講出適當的故事。

彙集問題

問：分享者分享故事應是靠自主性和自發性，但讓我感到弔詭的是，對於特殊族群過於敏感，害怕引發他們深沉的故事，又害怕產生不能負擔的後果，但這是她們自發說出的故事，是他們願意分享的部份，我們為什麼要感到害怕？

問：在那瑪夏部落做的演出，八個故事中，七個孩子分享的故事和風災都沒有關係，團隊感到挫折，直到一位老師分享了直升機來救援的故事，所有學生都在熱烈討論，故事演出到救援片段時，全場都歡呼。孩子不太願意分享悲痛的故事，讓主持人有點挫折，事後牧師說：「反而因為這場殘酷的風災，讓我們看到許多人對我們的好。」，即使到現在還是會邀請這些學生來交流，他們都還記得當初這個直升機的故事。

問：做 PB 選擇主題是很重要的，當故事出來時，要怎麼選擇表演形式也很重要，可否請老師分享在紐奧良災後演出中，怎麼樣處理這些故事？有什麼特別的技巧？象徵/轉化？在重創後 PB 介入的時間點是何時？團隊要做什麼樣的準備？

問：我是學專業劇場出身，在第一次扮演 PB 故事的演員時，真實感受到這是表演，因此希望和學專業劇場的朋友分享，但遇到隔閡，想請問 Jonathan 如何看待專業戲劇背景的學生？如何讓他們喜歡 PB/推廣 PB？

問：我是心理師背景，治療過程中相當重視倫理議題，因此在 PB 過程中會考量是否牽涉到倫理議題，有什麼樣的策略幫助我們覺察倫理議題？

J：先回應專業劇場問題，在我 40 年的 PB 生涯中，大部份來自傳統劇場的人都會拒絕 PB，只有少部份的人會發現 PB 的價值，你要去找到那些人。

關於倫理議題，我試著用短的方式回應，我能給的建議是，保持學習、練習、做 PB，慢慢找到如何察覺這些議題的方式，重要的是要去注意那些議題，我不擔心你，我擔心的是沒有在考量倫理議題的人。做 PB 的倫理和做治療的倫理是有些不同的，我一開始開創 PB，是希望這是讓所有人都可以說故事的劇場，我知道有些故事是很艱難的，有些故事是別人不想聽的，父母輩的可能有些事不想去談，要試著建立空間讓這些故事可以說出來，這是我當初的想像；在我們這種現代生活中，可以安心講故事、聽故事的空間相當少，PB 試圖要去建立這樣的氣氛，但劇場有種張力，讓人不完全信任它，所以光是要去創立這樣的氛圍就是一個挑戰，越是走進社區越多，越會發現這樣的工作有多困難，每次進入學校，要面對多少學生、在什麼場地工作、有多少干擾、有多少時間去做，所有現實都在挑戰我們去建立這樣的環境，這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。

怎麼選主題，當然通常會有一個主題，但我蠻喜歡開放的主題，因為我不知道這些人想說什麼，那時在東歐的戰爭結束後，有個美國人要進去為他們演出，也已經準備好要演出和戰爭有關的故事了，但到了現場這些孩子只想玩，因為他們從來沒有機會玩遊戲，那就玩吧！為何不玩？

在風災後的演出地點不同，講的故事有大有小，但是他們的故事都和大議題有連結，進入災區之前花了很多時間做組織工作，做好八成準備才能做好那兩成的演出。我一開始做這樣的計劃時，是有點排斥的，我是一個劇場藝術者，又不是社會工作者，我做不了那八成的工作量，但後來我改變想法，開始學習去做這八成的工作，若不去做，我將永遠到不了那樣的演出場所，做不了那樣的演出。

→ 我知道很多人在不同場域工作，就繼續去做吧！

V：保持學習，不斷訓練，即時我學了這麼多年還是持續的上課、學習。鼓勵大家繼續學習，碰到好的老師來開工作坊就去參加。在台灣有很多榜樣可以學習，我們應該要去教更多人什麼是 PB，台灣的 PB 有很多愛心和能量，希望大家都用「我們讓事情變得不一樣」的心去改變更多的人。